



主题·

风情万种

秋的模样

庄 宏 摄于漳州水仙花海

那天夜里,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在唱歌,唱的全是老歌,一首一首地唱过去:“戴花要戴大红花,骑马要骑千里马,唱歌要唱跃进歌,听话要听党的话……”“我是一个兵,来自老百姓,打败了日本狗强盗,消灭了蒋匪军……嘿,嘿,枪杆握得紧,眼睛看得清,谁敢发动战争,坚决消灭不留情……”“公社是棵常青藤,社员都是藤上的瓜,瓜儿连着藤,藤儿连着瓜,藤儿越壮瓜越甜,藤儿越壮瓜越甜……”

唱着唱着,就醒了。醒来时,愣了好一阵子。这是几十年前唱的歌,平时忘得一干二净,居然在梦中唱了起来。

当年唱这些歌时,我大约十几岁……时间过得真快啊。过去经常听老人们说,什么季节种什么

过时,人活世上,总得跟上时代吧,现在的歌唱不来,在穿着上,也不能太落伍。于是,便买了几套西装,买了又觉得穿起来有点别扭,总是放在衣橱里。有一次,单位来了贵客,让我一定去见见,可是人家见了我就笑,说,你不要穿西装,还是和以前一样,随便一点好。那个“贵客”其实是个老熟人,他一说,我就笑,我笑他也笑,笑得一塌糊涂,把单位的领导们笑得很尴尬,我连忙抱拳致意。

老实说,我是一张扶不起来的“梯子”,怎么装扮都跟不上时代,那就随它去吧。那么唱歌呢?不唱也罢,漳州有句土话,叫“狗喉乞丐声”,大意是形容一个人的声音,不适合唱歌,我就是那种不适合唱歌的人,如果的确想唱,最好的方

吾乡吾土

小城的华丽变身

□柯国伟

我的家乡漳浦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县城,底蕴深厚。作为一名“80后”的年轻人,我从小生于县城长于县城,见证着它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带来的华丽变身。

2009年前,我住在漳浦一中前的东大街旁。这条街两边大多都是闽南古厝平房,其中夹杂一些改建的两层石结构房,显得杂乱、破旧。街道虽是水泥路,但不平坦,时有断裂、破损的痕迹。而且这条路狭窄,只要有两辆车在此迎面交会,交通就开始堵塞,司机就得小心地腾挪闪移,路过的摩托车和行人都得互相避让。这条街还有漳浦一中和绥安中心小学两所学校,一到上下学时间,街道更容易拥堵,家长接送孩子很不方便,远远就能听见从路上不停传来催促前行的车鸣声。

有一年夏天,记得是早上6点多,我在睡梦中,忽然听见尖锐、刺耳的防空警报声,响彻整个县城。家人打开门,说是发大水了。出来一看,街道已被洪水完全吞没,像一条滔滔江河,水流很快,浑浊如黄河,继续以席卷之势朝街道涌去,令人惊悚。这些洪水是从离我家六七百米外高处的绥东溪满溢上来,因溪道狭窄来不及排洪,再加上前晚台风天雨量很大,正好在人们熟睡时悄悄淹没大半个县城。

好在我家门前的三级石阶有近一米高,才不会被水涌入,但附近许多地势低的人家都已进水,有的都被淹了半间房子。如果水势进一步上涨,只能爬上屋顶等待救援。我们甚至无法走到仅隔几米外的邻居家的二楼,水深至少及腰,加上水流汹涌,人在水中都有被冲走的危险。我们感到危险,却无计可施,邻居们也没什么好办法,隔着几米远互相喊话。幸运的是,后来水没再上涨,雨也小了,水渐渐消退。我看见部队官兵乘着橡皮冲锋舟驶向我家隔壁的小巷。一位身材高大的战士从水深及腰的小巷中,背着一位老人走出来,脱离险境。

2009年10月,这里开始旧城拆迁,这片区域如今已改造成具有现代都市风貌的城市格局。现在这条街道已变成双向八车道的龙湖大道沥青路,外加两边绿化带的人行道。道路设施完善,

路线标识清晰,显得大气宽敞,汽车在这里行驶不会再有从前在水泥路上行驶的磕碰感。绥东溪河道也拓宽两倍,筑起牢固的水泥堤防,再也不会发生洪水上涌淹没街道的事。一中附近没什么商业楼盘,留下大片空地建设停车场,方便停车接送学生。这条路还在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漳浦文庙大成殿原址的基础上,恢复原本唐宋建制的大格局,新建的古朴风格的建筑宫殿令人叹为观止,也让县城多了一道风景,在现代城市的建设中不忘保护和传承历史。

一中对面还新建城市综合体“永嘉天地”,集商业零售、商务办公、酒店餐饮、公寓住宅、综合娱乐功能为一体,可以一站式购物,方便市民休闲娱乐,提供更强大的城市服务功能,这是从前所没有的。我见过许多学生喜欢来这里的书店读书,环境安静优雅清新。这里还有电影城,每天都吸引着许多穿着时尚的年轻人,彰显着现代都市风。这片区域如今已融合古代历史风和现代都市范,是时代发展赋予这座古城崭新的面容。

而我们也搬进崭新的石斋花园安置小区,不用再担心暴雨天房子会被水淹没。小区里到处可见花草树木,绿意盎然,引得各种可爱的鸟儿前来,每天叽叽喳喳地叫着,甚至飞进我家阳台,生态环境变好,仿佛生活在花园里。过去,我们都住在狭小的老街瓦房,没有花草树木,房前屋后都是小水沟,并不卫生整洁。

小区附近还建有石斋公园,人们可以就近健身散步,虽然不大,但方便。除这些小公园外,县城还建有多个大公园,尤其是在鹿溪公园,人们常在空闲时来这休闲、放松,可远眺梁山标志性山峰:金刚山。夕阳下,鹿溪江畔,大人们带着孩子一起放风筝成为绝美的温馨风景,充满诗情画意。草地上,孩子和大人,或者几位好友铺席而坐,在这野餐、聊天。一幅幅画面都写满幸福生活的笑意,让我感到作为一名漳浦人是如此幸福且荣幸。

是的,这就是我的家乡漳浦,梁山巍巍、鹿水悠悠,展望未来,漳浦的明天必将更加璀璨和美好。

加各级经销商的狂热炒作,着实让普通工薪阶层望洋兴叹,望而却步。现如今涌现出许多好玩的趣事。不少游客到武夷山不是登天游峰看玉女峰,也不是伐竹排看大王峰,而是被经销商带去看茶山。所到之处不外乎说说“牛栏坑坑底这院茶园是我家的”“你拿的马头岩肉桂就是出自这片山场”。其实,往往他们自己连山上的“牛肉”都没喝过,更别说是坑底的了。今年以来,有一部分人似乎刻意过多关注“燕子窠”,导致小岩的燕子窠肉桂水仙一路飙升。市场轮动期似乎已全面开启,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,水涨势必船高,最终损害的必定是辛勤劳作的茶农和真正喝茶、喜爱岩茶的老茶客们的利益。

我爱岩茶是喜欢它的底蕴,喜欢它的幽香,汤水的厚重和绵滑感,更喜欢它“活”的转化能力,能在不同时期不同气候条件下展示出它不同的魅力。我早已经是不可一日无“岩茶”,就像大哥跟侄女所说的“你叔叔可以不吃飯,不能不喝茶”。家中备有几十口大缸,把每年勤俭节约省下来的茶封存起来,等待它“藏得深红”。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说,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”。突然发现,我应该算是那个有“癖”的人,还是那个有“疵”的人吧!

年过半百,发现人生必然由许许多多的发现组成,假如没能发现什么,那么他的人生必定不完整。

经常听到人们在说:“假如有来生,我将希望不再有后悔。”我想说,因为发现茶,我此生无悔。

抗疫对联选

因地制宜,护华夏平安,抗疫长城新铸起;
随机应变,为漳州幸福,擎天砥柱勇承担。
叶清源 撰

芟水当清琴,长奏护生雅韵;
芝山如巨笔,大书抗疫豪情。
黄钟麟 撰

卫我神州,抗疫奔忙于一线;
生兹浩气,为民守护在千秋。
杨海红 撰

驱四处邪魔,且看秋深叶落;
守一方热土,共祈春暖花开。
沈少辉 撰

危难显身手,亮剑三秋,八闽九州齐抗疫;
抗争泣鬼神,拧绳一股,千家万户共驱魔。
黄文彬 撰

披星戴月,蹈火赴汤,一心化作驱魔剑;
裹步居家,防疫杜渐,众志成城为抗疫城。
黄少庆 撰

想白衣,酷暑无眠,最盼卸装赢小憩;
扬赤帜,严标重任,岂求减责负初衷。
杨宝孝 撰

严密防控,聚力凝心,检测筛查除隐患;
从容应对,驱云拨雾,月圆花好待佳音。
康丽华 撰

抗疫进行时,祷祝平安,举国攸关无小事;
倾心凝聚处,精诚团结,全员大爱有源头。
陈卫东 撰

守土同倾八闽爱;
驱瘟共护万家春。
黄步强 撰

馨香一瓣

秋 意

□朱谊深

已然习惯
那一段热烈的盛情
纵有千般不舍
仍旧依恋昨日滚烫的心思

一夜间
已悄悄更换了主题
从夏走到秋

依旧绿意的山头
缺少了阳刚的热烈
风已然温情了许多
一片枯叶站上了枝头
慌了猝不及防的心境

像一只无形的手
从风中穿越
捎带一滴薄凉的雨
掌控了情感的高地
在细枝末节处呈现

莫名的心绪
倏忽而来
潮水般奔腾的恣意
曼妙地飘飞
又倏然而去
徒留惆怅的背影
在风中低吟与沉思

秋已到
意渐浓

金秋的欢歌

□洪锦城

把每一粒鼓当当的稻米
酿成醇香的烈酒
然后,在古老的打谷场上
起舞,欢歌
祝酒,感恩
一起围着熊熊的篝火
开怀畅饮吧
分享劳动的所有快乐

把每一块鲜嫩嫩的肉品
烹调成各种美餐
然后,在花好月圆的夜晚
老人,小孩
男人,女人
全都聚在美丽庭院
细细咀嚼吧
品尝生活的全部甘甜

把每一枚红彤形的果子
切分成无数份甜蜜
然后,在结满希望的高岗上
柚子,柿子
苹果,柑橘
所有的果树都手舞足蹈
所有的果农都互祝共享
听,金风将丰收的赞歌演唱

中国农民丰收节
这是我们的节日
新时代的奋斗有你也有我
所有的汗水都结出了硕果
大地的馈赠永远美不胜收

随 笔

夜半歌声

□青 禾

菜,什么时代唱什么歌。的确,我们那个时候就唱这些歌。“那个时候”似乎距离现在很远了。现在打开电视机,听到的都是“情歌”“爱啊”“哥呀”“妹呀”……要是那个时候,公开唱这种歌,非给你戴上一顶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”或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的帽子不可,轻则要“自我检讨”,开展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;重则要批判,那就有点“可怕”了,至少让你几个晚上睡不好觉,见人抬不起头来。

那个时候,我们虽然经常饿肚子,但“斗志”却十分“高昂”。那时的歌,好唱,也好学,顺口,张口就来,男女老少都会唱,大声唱,而现在的许多歌,只适合“歌唱家”在台上演唱,我们学不来。学不来就不唱吧。以前的那些歌仿佛很“土”,很少人喜欢听,那就把它放在肚子上,不要随便唱,省得讨人嫌。没想到,却跑到梦里,在梦里唱。醒来时,微微一笑,也好,在梦里唱,不影响别人,不污染空气,也不招惹麻烦。

可是细想,又有点悲哀,我发现自己的确是一个过时的人。过时时就过时吧,反正早过了古稀之年,“过时”很正常。然而,有人告诉我,也不能太

式就是在梦里唱。

回想昨夜梦中唱的那些歌,突然悟到一个道理,“时代”不仅仅是一个名词,有时,也可能成为一个动词,那个“代”字,不是代替的“代”,是“带”走的“带”,“时”“带”着你走,你不走不行。

于是,又有一种“落伍”的悲哀。

为了安慰自己,我渴望着每天夜里,都能在梦中唱唱歌,唱唱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的歌,自娱自乐。

写着写着,我的脑子突然灵光一闪,闪出年轻时曾经唱过的另一首歌:

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,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,他不怕风吹雨打,他不怕天寒地冻,他不摇也不动,永远挺立在山巅……”

我更希望有一天夜里,能在梦中放声地、畅畅快地唱出来。我想,这种“希望”很渺茫,因为人类至今似乎还不能指挥自己的梦。

也许,随着人类智能的发达,人能制造“梦”,想做什么梦就做梦什么,在梦中享受一切。到那个时候,人类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。

人们的消费观大都是从众的,因此我们经历了普洱茶的大起大落,也经历了铁观音的兴衰。最近几年岩茶复苏崛起,人们张口闭口不是肉桂就是老枞,拿出的小泡袋包装上往往印有“马头岩”“牛栏坑”等字样,仿佛有了这套马甲,就能身价百倍,乌鸡变凤凰。

几年前,曾经有卖茶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广告,昨天是马头岩 PK 牛栏坑,今天又是牛栏坑 PK

马头岩。我看不过去,悄悄告诉他们,抽空去武夷山走走看看,不要到时人家客问你马头长啥样,牛栏又如何,你答不上来,岂不闹笑话!更不知道不懂得这两个山场的肉桂品质有何不同?又为什么说没可比性?

因为比较早就被岩茶的魅力所吸引,所以我也就多认识了些茶友和经销商。见证岩茶从“冷”到开始升“温”再到“火”的裂变。岩茶市场价格从最初的几百上千逐渐飙升至几千上万甚至几十万,似乎人人手手都有“大师手工茶”。市场的大肆运作外

发 现 茶

□赖理宙

风情万种

从有喝茶的习惯算起,我已经有三十年的茶龄。但是发现茶,开始理解茶,那还是十二年前的事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,在一间路边小店“赠”了几杯茶。是岩茶,还是好茶,很是“杀口”。三杯下肚让我瞬间毛孔张开汗流浹背上下通气。主人说,这是大岩的小品种茶“石乳香”。这名字起得好,有岩石的韵味还有奶香味,再贴切不过了。

第一次听说岩茶还是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,语文老师旅行结婚从武夷山回来,课堂上津津乐道“大红袍”是如何的香如何的好喝,三片茶叶冲一口杯开水滋味是如何的爽,才花两毛钱,实在物有所值。现在想来,“半壁江山大红袍”一年成品也就七八两,怎么着也轮不上千千万万普通游客喝。即使是她撞了大运,也不可能三片茶叶才算两毛钱,再让她撞一次大运,三片茶叶一大杯水也不可能有啥滋味,更别说像她说的如此惊艳。语文老师充分运用了夸张手法。不过,也亏得她描述得那么生动,以至于三十几年后的今天,我还能清晰记得。也因此对茶产生莫名的情愫,喜欢上茶,什么茶都想试试,几十年下来,我也算是阅茶无数。

据史料记载,中国的茶叶品种有一两千种,不外乎归类为“红黄白绿黑青”六大类。如果以大类来论,我是都喝过。“中国十大名茶”也是有幸都品尝过。喝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乌龙茶(青)类的铁观音和岩茶。